

1、同此至大一恩召 吳老牧師 (Hans R. Waldvogel)

今天，神正在地上所作的一些事情，的確需要我們的注意，連各報章雜誌，以至於國家，都需要去注意；然而有一件事，除非我們十分的小心謹慎，很可能我們就把它忽略了——那就是耶穌之同在的顯現這一件事。

起初，神原有一個目的，就是要五旬節運動，是為耶穌之同在的彰顯而開路的，是為耶穌基督被祂的百姓接納為王而開路的。這實在是一件與那些為人所見而讚賞的迥然不同的，當耶穌基督顯出祂的同在時，那意思就是說，祂已經發現了一個人，此人是真正的順服祂，真正的要祂。

這就是那個帶來了五旬節運動的原因——人都要耶穌。開始的時候，他們一點也不知道甚麼能力，甚麼恩賜，甚麼顯現，然而他們知道，他們缺少了耶穌，並且知道要祂。我記得我聽見人的禱告，他們說：「噢！耶穌啊！我們已經在歌頌了，已經在聽的道了；但是究竟在哪裏呢？」當耶穌基督開始顯現祂自己的時候，祂乃是把人帶進一個經歷，一個內在的經歷之中，這經歷就把他們改變了；並且連他們那外在的人，也跟著就莊嚴起來了，從此他們就認識了耶穌。

耶穌基督曾經說過：「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我的自己）。」你不能愚弄神，祂只能向一種人顯現祂的自己，這種人是真正單單的要祂，單單的尋求祂，他們遵守祂的命令，他們是一直地禱告，一直地相信，一直地順服，一直地愛祂，直到耶穌基督向他們顯現了祂的自己。

對我們來說，只能有一個呼召，——那就是要得到耶穌基督成為我們自己的。你或者曾經有過一次，嚐到一點祂的同在，並有祂內住的滋味，除了祂自己之外，再沒有甚麼別的更能吸引你的心，也總沒有甚麼別人能滿足你的心了。無論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總沒有任何東西能滿足人的心，只有耶穌基督才能滿足他，那些如飢如渴地，單單地要祂自己的人有福了。耶穌是一位極為忌邪的，我們靈魂的新郎，祂帶領祂的新婦歷經各樣的試煉，各樣的考驗，要知道在這試驗期中，她是否要「耶穌」以代替「自己」，要「耶穌」以代替「眾人」，要「耶穌」以代替「各樣的事物」，能夠這樣經得起考驗的人，就能得到耶穌。

有一件事，正要臨到地上，然而還沒有完全顯明出來，那就是耶穌基督要在祂自己的人裏面被顯出來，耶穌要在祂眾聖徒身上得著榮耀。今天，耶穌正在用大能力，用各樣的恩賜，並聖靈裏各樣方式的服事，來顯明祂自己，但最要緊的，還是祂教我們的禱告：「願你的國降臨（在我們中間）！主耶穌啊！我願你來！」耶穌基督必須找到一種人，他們是預備好要接受祂的，要接受祂自己的，是被祂充滿了的，是與祂聯合的，祂必須找到一種人，他們不會滿足於任何的事物，如果他們覺得差一點，不能得到祂的形像，他們就不會滿意。這就是我們所需要加以注意的那件事。

請我們自問一下：我是正在盡我所能的，盡我所知的，來作一切的事，以求更多的認識耶穌嗎？我心理是這樣呼求說：「噢！耶穌啊！叫我認識你！」是嗎？可憐我們都成了懶惰的人！我們都瞎了眼！我們對於我們君王的呼召，都變得冷冰冰的了！我們說我們是在尋求祂，然而當祂前來要向我們顯現祂自己的時候，我們卻毫不注意！

啊！耶穌基督何等切望著要被彰顯，被表明出來啊！

請問你可知道：在這個世界上，若有一個聚會，無論是兩三個人，或兩三千人，有耶穌基督清楚的顯現在那裏，祂在他們中間行走，每一顆心都被祂吸引著，吸引到祂的面前來，引至敬拜之中，每一個人都因祂自己而得到滿足了，每一個人的心都向祂打開了：請問還有甚麼其他的事物比這更甜美的嗎？有比這更有能力的嗎？有比這更奇妙的嗎？

雖然也可能祂沒有大大的使用你，你卻有一位偉大的救主，一位偉大的新郎，一位偉大而奇妙的君王，而且當你有了祂的時候，你就有了一切了。

聖經說：「又要以耶和華為樂，祂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啊！這正是我需要奮力以求的事，我要力求使祂成為我自己的主，力求使耶穌成為我自己的耶穌，其他任何的事，我都不管了；讓別人去誇他們的恩賜和能力吧，我所誇的必是主，我要以耶和華為樂，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邊，我便不至於動搖。

耶穌說到祂天父的時候，也是如此，這也是祂的呼求，祂願意倒空自己，祂在世上，雖然有 神的形像，卻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倒空自己，祂惟一的願望，就是要天父在祂身上得著榮耀，即使這是意味著在十字架上的死！因此耶穌基督才大大的打了個勝仗，勝過了人類天性中的自私和那屬肉體的生命。

試將首先的人亞當與末後的亞當對照一下：首先的亞當想要爬到像 神一樣的一個地位，要像 神一樣能知道善惡，要像 神一樣的有能力，他這樣作的時候，就變得像魔鬼一樣了！但末後的亞當本是 神的像，祂卻反而自己卑微，成為人的樣式，祂這樣虛己的結果是甚麼呢？就是 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為了要遇見耶穌，要得到基督，我當怎樣行呢？保羅指點我們說：「我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基督耶穌為至寶。」

我們大家當然並不是都具有同一樣的理解力，也沒有同樣的職分。我們雖沒有同樣的亮光，也沒有同樣的恩賜，然而我們卻都有這個同一的恩召：就是都要為基督而活，都要得到祂，都要被祂所充滿；而且如果我愛祂，遵守祂的命令，如果我專心地追隨祂，就沒有一件事能轄制住我的心叫我不認識 神的兒子了。我一切的勞苦努力，都必須要用在這一件事情上——啊！耶穌！叫我認識你，曉得你復活的大能！這真是奇事中的奇事，就是當耶穌基督一旦發現有一顆心這麼要祂，祂必要開始向他顯現祂的自己而決不會等得太久的。那時，在你心靈的深處，必有那個安詳的微小的聲音，必有那奇妙的恩膏的塗抹，必有那甜美的 神兒子的同在；而且無論你在哪裏為祂作工，祂都要向你顯現，無論你往哪裏去，都必有這種在祂面前的甜美與柔和的感觸了。

這就是那造成被聖靈帶領的聚會的因素，其原因是因為人都習慣了一直活在主的面前，又因為他們追求跟隨基督；以代替追求那成功的聚會。這也就是在這些奇妙的日子裏，我們所需要知道的事。當許多的聲音在喧嚷，攪亂你的注意的時候，總有一個安詳而微小的聲音，那就是耶穌的聲音，在對你說：「你愛我嗎？你要我嗎？」

再沒有比這更偉大的呼召了，而且這個呼召，已經確實而肯定的來到我們的心裏，

我們當怎樣來對待這個呼召呢？神和魔鬼都在守候著，要看看你對這個大呼召，對於得到耶穌，認識耶穌，要採取的行動如何，魔鬼正在不停的加班作工，要使人不認識耶穌，如果我對這一件大事——認識耶穌——越來越不注意，黑暗與混亂就要進入我心靈裏面，我就成了愛好其他事物的人了！

神已經呼召我，叫我否認我自己，恨惡我自己，叫我愛耶穌，要耶穌，叫我專心的尋求祂。如果神已經把這個呼求放在我心裏，我就必須要培養它，我必須確知它是在我裏面發育增長才好。當我尋求祂的時候，祂就來親近我，這一顆尋求祂的心，就變成我的一份產業了，而我也就變得奮不顧身飢渴地為主了。啊！聽那新婦的聲音在呼叫說：「我心所愛的啊！你在哪裏呢？耶路撒冷的眾女子啊！我指著羚羊和田間的母鹿，懇求你們，請告訴我，我心所愛的在哪裏呢？」這樣，你全部的注意力，就都集中在祂身上，此外沒有任何別的能滿足你心了。

時候必到，耶穌基督要在我心裏，也要在你心裏，成為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的那一位，那時候，每一樣別的興緻，每一樣別的愛好，都已經被除滅了，而只剩下一樣興趣——就是耶穌；無論祂向我怎樣行，無論祂高舉我到一個與祂自己有同等能力的地步與否，最要緊的，就是要祂成為我自己的一切，好使祂來滿足我心靈深處的需要，這就是永生，這就是「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是何等奇妙的一個呼召！讓我們向我們自己的心一再的重述說它吧！讓我們求神將這個亮光重新放置在我們的心靈裏面吧！讓我們作一個單純的人吧！這樣，神可能要用使你卑微和隱藏的方法來保守你，啊！奇妙！奇妙的呼召！你聽祂說：「我所愛的，我的鴿子啊！我的完全人！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巖的隱密處，求你使我得見你的面貌，得聽你的聲音！」所以，讓別人去敲鑼打鼓的亮他們的相吧，但基督的新婦卻是一直的藏身在祂的裏面，祂只有一個願望，就是要得到她新郎的喜悅！

（恩光選集——「明亮晨星」中「獨一的呼召」另譯）

2、撒但已被「將軍」 大衛·彼推斯古 (David Petrescue)

耶穌基督的復活，不是宗教的神話，也不是選擇性的真理，只叫那些比較虔誠的信徒去相信

法國一家畫廊，懸掛著一幅引人注目的圖畫。畫中兩位人物正弓著腰，眼睛直盯著面前的棋盤，神情緊張。那位可能的贏家，得意的扭絞雙手，詭譎地訕笑著，他——就是撒但。他的對手是位年輕人，看得出來他正在發抖著，臉上驚恐的表情讓人知道他將要輸掉這場棋賽，就是——他的靈魂。這幅畫上的標題是「將軍！」

「將軍」(checkmate)在辭典中的定義是「將對手置於絕望挫敗之境」。這正是撒旦在世界上許多人身上所作的。這些人覺得他們走的每一步棋，都被撒但設計、套牢，沒有出路，玩不下去了。

然而，事情並未必如所預定地這樣發展下去。多年前有一位著名的棋賽錦標保持人，對於這幅畫上描寫的情景感到非常不快。他拿來一張棋盤，照著畫上棋盤的佈局擺陣，仔細地推敲研究。經過一段時間的浸淫沉思，一聲歡呼劃破了寂靜——「哈！魔鬼沒路走了！局勢已很明顯，我方穩操勝卷！在棋盤上只剩下一步棋可走，撒但已被『將軍』了！」

這幅畫已經可以改名為「耶穌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在加略山上，我們幾乎可以看到魔鬼搓揉著雙手、十分愉快地看著耶穌嚥下最後一口氣。但事情未必像表面上看來的那樣。當地獄魔軍為著這外表上的勝利，舉行三天狂歡同樂會之時，復活的耶穌不請自來地衝進牠們的宴會中，大聲喊著：「你們被『將軍』了！」

在復活節，我們慶祝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耶穌基督由死裡復活，且是肉身的復活。在啟示錄中耶穌向使徒約翰顯現：「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啟示錄一章十八節)

耶穌基督的復活，不是宗教神話，也不是選擇性的真理，只叫那些比較虔誠的信徒去相信。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提醒我們，若耶穌沒有從死裡復活，那麼(1)耶穌不是真神而是個騙子(2)我們所信的乃是枉然(3)我們沒有與神之間的中保(4)我們仍在罪中(5)我們比眾人都更可憐。

然而，使徒在最後的結語如此宣告：「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了。」(第二十節)約翰福音二十章提到一些人生命的轉變，證實了基督復活所帶來大有能力的果效。

哀慟者馬利亞

一個極其驚人的大改變發生在馬利亞生命當中(約翰福音二十章一、二節十一至十八節)。她出身於加利利西岸的漁村抹大拉。在馬可福音十六章九節告訴我們，耶穌曾從她身上趕出七個污鬼。這是一個嶄新的開始！當她的生命被耶穌完全釋放和轉變之後，她現在是一個忠實的跟隨者。耶穌的死，對她而言，就好像突然失去一位慈父、丈夫、兒子、好朋友、同時也失去了她的神。所以當我們看到她那麼激動地慟哭，

我們會覺得奇怪嗎？

世上許多人，基於某些原因，陷在情緒的亂流裡而無法逃脫。這些陷於困境的人們，通常容易定睛在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損失上面，無法看到其他人或幫助其他人。他們在感情上全然癱瘓無力。那些失去父母、配偶、孩子、朋友、工作或其它安全感的來源的人，他們懷疑生命是否可能再像從前一樣。他們覺得自己好像被「將軍」了。

然而，當馬利亞遇見復活的基督，她完全被改變了。她豐沛的淚水被她火熱報好消息的熱氣所蒸發了。耶穌要她去告訴使徒們，他現在活著。聖經告訴我們，她是「奔跑著」去通知使徒的。

耶穌的復活轉變了馬利亞，使她從一位悲傷者轉而變為一位宣教者。

懺悔者彼得

彼得的故事被記錄在約翰福音二十章三至七節。一旦聽到馬利亞報告耶穌仍然活的消息，彼得抄最短的路線，跑到墳墓那裡去。約翰福音十八章沒有記錄彼得否認耶穌之後的情形。路加福音告訴我們，彼得為著他的失敗而痛哭流涕。雖然他真的悔悟了，但一切都太遲了，他來不及表示他的痛切的悔意。來不及作任何的彌補或道歉，也來不及聽到耶穌的原諒了。他背叛了他的朋友，他無辭可藉，只能一輩子活在他失敗可怕的記憶當中。這無法原諒的罪惡感帶給他心頭的負擔和陰影，使他幾乎無法忍受。

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也在同樣的處境之下。當我們背負著那未悔之罪而來的重擔，就如同將千斤的重物放置於玩具貨車上。難怪它咬牙切齒地吱嘎作響，最後終至倒塌瓦解——因為它本來的設計就不適合負擔這樣的載重量。

當彼得在加利利海邊遇見了復活的基督，他不只為他的失敗找到了寬恕和赦免，他更找到了未來嶄新的方向。耶穌將彼得由一個鬱悶的懺悔者轉變為一個大有能力的傳道者。

搖擺者約翰

當約翰聽到耶穌復活的消息，就像彼得一樣，以最高檔的速度，奔跑至耶穌的墳墓那裡，甚至較彼得跑的更快(約翰福音二十章三至五節)。耶穌不只是他的神、他的主，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在約翰所寫的福音書裡，他描述自己為「耶穌所愛的那門徒」(約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三節)。

當耶穌被釘十字架，約翰的整個世界崩塌了。荒涼悲傷混雜著孤單寂寥，團團如黑洞般圍繞著他。這黑洞吸走了一件重要的東西，就是他的信心。你幾乎可以聽到約翰內心痛苦地問道：「怎麼會這樣呢？耶穌，你在欺騙我嗎？你不是在哄騙我吧？我不願意丟棄我的信心，但現在信心似乎是無益的。」

然而第八節簡單卻有力地告訴我們，當約翰抵達放著裹屍布的空墳墓，「他看見就信了。」

基督的復活，使約翰由一個搖擺不定的人轉變為一個相信者。

暈頭轉向的使徒

在耶穌死後，如「動力十二人組」這樣的名詞，實在不適合用來稱呼這群使徒——不是因為他們只剩下十一位，乃是因為他們現在就像那膽怯、沒骨氣的黃毛小雞。

由十九節我們發現這群人正在進行一個隱密的地下聚會，所有的門都鎖得緊緊的。為什麼要這麼保密？他們因懼怕猶太人都嚇壞了。這種絕望的光景往後更加嚴重。然而這班門徒卻成為翻轉世界的一群人，以一種神聖而大無畏的膽量，挑戰最獸性殘暴的威脅，以及將來可能要面對的拷問和折磨。這種不可思議的扭轉，迫使我們問道：「到底什麼使他們有如此戲劇化的轉變？」

當使徒們親眼看見復活的基督，他們原來的懼怕，現在全然轉變為喜樂。其實不只如此，二十節告訴我們，門徒是「狂喜、大大地喜樂」。他們如此被喜樂所充滿，以致於滿溢出來。如同杯子放在開著的水龍頭之下，這些門徒開始潑灑這喜樂在所有靠近他們的人身上。

感謝 神使某些事發生，改變了這十一位地窖隱士。若這些使徒未被改變，今天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聽到耶穌基督的福音。同樣地，今天世上有許多人將永遠無法聽到耶穌，除非我們先被改變。

基督的復活，以及聖靈的充滿，使這群藏在地下室的膽小鬼脫胎換骨，成為喜樂滿溢的得勝者。

猶疑不定的多馬

最後我們來看多馬。世人多將他記作「多疑的多馬」。憂鬱悲觀者多馬。

早在第十一章，當面對前面的危險時，多馬曾經嘲諷地說道：「我們也去和他一同死吧！」(第十六節)。當耶穌最後死時，多馬可能會說：「我早告訴你們了！最糟的事發生了吧！正如我所預期的。」

是的，世上最糟的事果真發生在多馬身上了。正當他在家沈浸於他那不信、沮喪及倔強頑梗之中，耶穌向其他門徒顯現了。這是人類歷史中最偉大的事件，而多馬竟然錯過了！

或許這樣的故事也同樣發生在你我生活中。「為何我老是錯過重要的事件？」「為什麼其他人都容易有信心，獨有我那麼不容易相信？」「除非拿出絕對有力的證明，否則別指望我會相信！」「除非我手中握有實物，我是不會預付我的信心的！」

另一個偉大的時刻來臨了。過了一個禮拜，耶穌再次向他的門徒顯現。這次多馬也在場。然後我們看看耶穌做了什麼事？他逕自走向多馬，對多馬說：「伸出你的指頭來，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總要信！」(二十七節)

耶穌愛我們就如他愛多馬一樣。他要將我們從懷疑、不堅定的絕望光景中拉拔出

來。

當多馬親眼看見復活的基督顯在他面前，他喊著：「我的主！我的神！」（二十八節）這位懷疑者被復活的基督更新了！他從懷疑論走到堅信論，從疑惑的口氣轉為肯定的語氣，從猶疑不定轉為敬拜和讚美。

棋局

我們中間某些人，或許會覺得我們就像畫中棋局的第二個人。好像魔鬼那邊的高明棋手，已經擺好戰陣，準備來對付我們。生命看來是無望的。我們覺得很無助。像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記住，棋局只剩下一步棋可以走，耶穌已經成就了。

復活的基督可以將一位哀哭者轉為宣教者，懺悔者轉為傳道者，悲傷者轉為相信者，一群地下懦夫轉為喜樂洋溢的得勝者，猶疑不定的懷疑者，轉而成為充滿讚美的聖徒。

祂當然可以改變你。

撒但可能面露勝利的奸笑，但是復活的耶穌基督已經贏得了這盤棋。將軍！

3、不可能中的可能

艾文茅里斯 (Maurice R. Irvin)

路加福音第一章及第二章描述著熟悉又引人入勝，關於耶穌降生的故事。大家都喜愛這些告訴我們耶穌生在伯利恆的奇妙經文。

讀到上述經文時，我們通常只會注意到基督的來臨，而可能忽略了路加福音一章五至十七節所介紹的其他人物，我指的是施洗約翰的父母－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

約翰是把人群引向救主職事的先鋒，而上帝乃透過以利沙伯與撒迦利亞這兩個人作為器皿將施洗約翰帶到世界上來。對我們中間任何有興趣想看見生命可以如何被主使用的人，無疑地，以利沙伯與撒迦利亞生子的經驗，對我們將是一大鼓舞。

年長者可學習的一課

這二位示範了年長者也有可能做到的事。

路加福音一章七節說：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皆已年紀老邁。十八節撒迦利亞說：「我已經老了，我的妻子也已年紀老邁了。」

我不確定他們到底是幾歲，我也沒發現有註釋者敢從字面上冒險推斷他們的年齡。但很明顯地，他們兩個必定已到達那時代認定為老者的年紀。以當時社會的平均壽命而言，他們是老年公民。

然而 神以意義重大的方式使用他們。既然這樣，很清楚地， 神想要、也能夠、也真的使用那些生命已達風燭殘年的人。

在前幾天，我從收音機聽到評論員悲嘆地說：工業界、公家機關和教育界的退休制度，已經促使許多人在他們還有才能可再貢獻多年之時停止工作。他說：「上了年紀的人的才智和技能是今日美國最被浪費的資源。」云云

我在想：今日在主的事工上，較年長者的智慧與專長，在某些方面是否也已成爲寶貴但未被使用的資源。現今比過去更加需要能夠持續進行廣泛禱告服事的人，但這樣的人很少。而有智慧的年長的輔導者可以是處在現今不確定且擾攘世代中，心感迷惑的年輕人的瑰寶。

年長者可以提供生病及寂寞的人所需要的探訪、關心和鼓勵。然而，一些具有最合適從事這項服事特質的人卻不知不覺習於悠閒生活，或坐在家中的安樂椅裏沉迷於電視播放的連續劇。由於他們覺得老人沒辦法做任何事，就從服事中撤退且容許自己屬靈的肌肉日漸萎縮。

顯然地，我們會因視力漸弱、聽力漸差、頭髮漸禿而遭挫。如撒母耳·約翰生（英國「文壇的獅子」）所述：老年就是當「無數的疾病襲擊全身各部位，對生命急迫地加以封鎖圍攻」的時候。晚年所經歷的痛苦、難過及失意，可能使我們覺得自己不再適於作主工，覺得自己毫無貢獻。

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提醒我們：神使用高齡的人。我看過一些人退休後，有的參與監獄的事工、有的擔起禱告勇士的工作、有的負責教堂各樣修理的工作，幫教會節省許多請專人來修所要花的錢。另外有人展開寫作或教書的新生涯，有人到海外作生意，或是在一些宣教工場擔任來賓招待所的經理。

如果你有一絲絲想法，認為晚年是對主工毫無益處的時日，那就讓撒迦利亞與以利沙伯對你講述老年人能作的事吧！

給鮮為人知者的一個字

從撒迦利亞與以利沙伯的經歷中，我看到了第二個功課：沒沒無聞者可能作的事。

路加福音一章五節記述撒迦利亞是亞比雅班裡的一個祭司，第九、十節又說：他照祭司的規矩掣籤，得進聖殿燒香，燒香的時候，眾敬拜者聚在聖殿的院子禱告。

這些經文會給我們一種印象，覺得撒迦利亞在他當代的人群中，必是個有顯著服事的重要人物，事實上，剛好相反。

首先，祭司在以色列就好像在華府為政府工作的人一樣，又多又普遍。再者，那個時代的祭司並不十分被尊重。況且，撒迦利亞在公眾場合的服事一年只有兩、三次。

以色列的祭司被分為二十四班，各班輪流在耶路撒冷聖殿服事，每次為時一週。這樣算來，平均每班一年只輪到兩次。

祭司班次裡的人數都遠超過每次耶路撒冷聖典進行時所須的服事人員。因此，每一班次裡的祭司再依宗族細分，然後分派於一週裡的各天中服事。

輪到自己宗族服事時，每個祭司所負的任務則依抽籤而定。這就是為何路加福音一章九節說撒迦利亞照「掣籤」得進主殿燒香。

這表示像撒迦利亞這樣一個位分不高的祭司，一年中可能只有二至三天真正在聖殿中服事，而且只在剛好抽中時，才有機會作重要又公開的事奉。當時的撒迦利亞是不具特別重要性或威望，社會地位卑微的人。

他和以利沙伯住在耶路撒冷郊外的山丘上，在那裡他的祭司職任顯得無用。在大節期的日子他一定會上耶路撒冷去，但通常都沒有什麼公開的服事。一年有兩次他會在聖殿中服事，但很可能都是些不引人注意的角色。撒迦利亞是個不顯眼的人物，而以利沙伯也有分於他的卑微。

然而，我們的主在祂的工作中重用了這些人的生命，願這個事實成為我們當中那些在這世上沒有從人而來的頭銜、身分、富裕、讚賞、地位或名望的人的鼓勵與挑戰。若我們願意讓祂作，上帝想要也能夠，且真的會在祂的工作中以重要的方式使用那些看來質樸且似乎不優秀的人。我們切不要因自己的社會地位或學歷不高，就錯認自己對神毫無用處。

參與意想不到的事

我已經提到老年人和卑微人的可能性，這兩種族群的生命也教我們知道意想不到的可能性。

當天使告訴撒迦利亞，他的妻子將要生一個兒子作主的特別僕人，在十八節中，撒迦利亞說：「我憑著什麼可知道這事呢？我已經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紀老邁了。」換句話說，若照邏輯及常理來想，神所應許的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不確知神為何要選擇早已過了生育年齡的父母，將施洗約翰帶到世上來，然而我確信，他受胎與出生的神蹟性，使他的父母深知約翰是一個特別的孩子，這有助於引導他進入非凡的事奉中。同樣地，約翰也可藉由他出生的情況學知：主是統管萬有的主宰、是擁有超自然能力的上帝。

總要在主的工作中尋找及要求不尋常且超凡神蹟的人們是一大錯誤。有許多好理由可以了解主為何不要我們成為追求特異、例外之經驗與事件的人。

但對無法解釋的事物感到害怕，以致不願將他們的心靈向超自然事物打開，並期待所有的宗教活動及經驗都只能侷限於理性的範圍與傳統的模式中的人，也是同樣大的錯誤。路加福音中的神是一位期待、能夠、且有時候真的作出意外驚奇之舉的神。當——其實也是常有的狀況，我們看見週圍的環境似乎是不可能了，在困難的任務、令人失望的景況中，如此的神應該可以激勵我們，即使在今天，當用一般方法無法完成這些事時，主仍能勝過不孕，製造奇蹟，以達成祂的目的。

撒迦利亞與以利沙白藉由他們正直的品格，讓主能使用他們。路加福音一章六節說：「他們二人，在神面前都是義人，遵行主的一切誡命禮儀，沒有可指摘的。」多麼令人刮目相看的陳述啊！那個時代的很多祭司是腐敗、不聖潔的。

撒迦利亞與以利沙白藉由他們忠心的品格，讓主能使用他們。甚至到了他們的老年期，處在卑微的地位上，撒迦利亞與以利沙白仍忠心地履行他們對神的義務。在祂的工作中，主非常強調忠心，忠心地持守甚至我們所認為不卓越的服事或不重要的責任。

同樣地，我們也可以藉由正直與忠心，使神能使用我們。讓我們不要受迫於將面臨的歲月、不要在意缺少名望及地位，不要想我們的處境不可能，那麼我們就會成為正直與忠心的人。神重用了撒迦利亞與以利沙白，那就沒有理由不能使用我們。

4、禱告與作工

羅傑·舒恩賀斯 (G. Roger Schoenhals)

「缺乏盡心工作的祈禱，僅是假貌為善；未能耐心祈求的作工，則是任意而為。」

在欽定本聖經的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節裏，主耶穌教導說，當我們禱告時，我們得進入自己的「衣櫃」(closet)裏並要關上門。

你是否曾經這樣去作過？我的意思是你是否真的按著經上的字義進到一個衣櫃裏，關上門，然後禱告？我曾試過一次，在許多的衣架、衣服和鞋子當中，我跪了下來然後禱告，我記得感覺很奇怪，並且還有點恐怖。

當然主耶穌的本意不僅僅是要我們進到一個特別的地方去祈禱而已，我猜想祂是要我們能明白，個人的祈禱是一件非常隱私的事，因此也需要我們盡全力地將其餘會干擾禱告的思想都排除在外，祂提醒我們認真的禱告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因此要談論禱告時，首先需明白禱告就是作工。

禱告就是作工

要能將內在與外在的吸引排除在外，這是需要努力才能作到的，同樣的，要有一個持續的禱告生活也是需要操練的，我曾用過無數的方法，為的是能早起以便有時間單獨親近 神與禱告。

然而很快地就在一個晚睡後的清晨，我是那樣的睡眠惺忪且精神不繼，「我等一下會再禱告」，我這樣告訴自己，就在重調了鬧鐘後又昏睡了過去。

如果我嘗試將禱告生活安排在一天較晚的時間，我就得與那些預期中與意料外的急事不斷爭戰，和許多忙碌的人一樣，我也是被各類的壓力、將到期的事、電話、急事所環繞，有時我想魔鬼這樣日以繼夜地忙碌，僅僅是為了使我沒有時間好好禱告。

同樣的，我發現要為別人代求也是一件困難的事。通常在我花費了許多時間為著自己的需要向 神苦苦哀求之後，我是早已預備好要投入一天忙碌的生活了，要再多停留一會兒將別人的需要帶到 神面前，這需要費更大力氣的。我自己的好處是那樣急迫以至於他們的問題便顯得遙不可見了，要能為他人持續地代求是很困難的。

禱告使人心裏作難的另一方面，就是得安靜地在主面前等候，即便聖經已告訴我們要休息，要知道祂是 神（詩篇四十六：10 及三十七：7），並且那些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以賽亞書四十：31），我還是很難在禱告時僅僅安靜坐著或跪著，當我唸完名單上的需要後早已迫不急待想說「阿門」了，要傾聽主向我說話是一件艱困的工作。

當 神的回應遲延時禱告顯得更加折磨人，有一次我有一年多沒有工作，我發覺要將這同樣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帶到 神面前變得越來越困難，我變得沮喪且缺乏耐心，我發現要等候主的時間被顯明是一件困難的事。

最後，當我們真心地說「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時，禱告就是

作工了，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至四十四節裏描述到當主耶穌在橄欖山上這樣禱告時，祂是感到極其傷痛的，真誠的祈禱需要我們向 神完全的降服。

認真的禱告融入著真誠的努力，當然有時候禱告似乎是輕鬆且享受的，但通常如此光景是伴隨著不斷地直求而來的，這並不會推翻禱告就是作工這件事實。

禱告引向作工

有關禱告的第二項真理是禱告引向作工，在主禱文中我們這樣祈求：「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這其中的關係很清楚：如果我們期待得著 神的赦免，我們就必須原諒別人——甚至是那些我們長久以來就不喜歡的人，這樣的事不正需要作上最困難的工嗎？的確如此，除非 神在我們的生命裏賜下恩典，否則我們怎能做到呢？

真實的禱告需要自我參與，例如若是有一位學生請求 神在一次的測驗裏幫助他，他最好已做了必要的準備了，若是我為著社區裏受苦的鄰居禱告時，我最好已在那兒盡自己的一分來幫助滿足他們的需求。

有人曾說我們是 神的手和腳，藉著屬祂的百姓祂可以成就祂的旨意，祂使用我們貧乏的資源來回應我們的禱告，就像祂使用那個孩子的午餐， 神可以加添我們的恩賜與努力，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我們需要先自願來參與祂向著我們禱告所發的回應。

威廉潤揚（William Runyan）這位詩歌作家如此說：

主，我已關上門，
謹請剛強我心；
前方待成工作——
使我亦能有分其中。

彼得·馬歇爾這位前任美國參議院駐院牧師曾說過：「讓我們有分於 神的回應，而不要有分於問題的製造」，當我禱告時，我是否也願意捲起袖子並參與在 神的回應當中？有人曾說：「缺乏盡心工作的祈禱，僅是假貌為善；未能耐心祈求的作工，則是任意而為。」

禱告並不在我們說出「阿門」時便結束了，那才是開始而已，我們才發出一個禱告，現在我們須要活在其中，禱告引向作工。

禱告會作工

有關禱告的第三項真理就是禱告會作工，我們在聖經中、在歷史上、在教會裏、也在個人的經歷中看見過見證，依麗莎希考克（Eliza M. Hickok）如此寫道：「我無法知曉是以何種希奇方式，然而我知道， 神回應禱告。」

我已發現這句話是何等的真實，當我讀完研究所時卻陷在茫然之中，不知道要往何處去，或要作何事，我的妻子和我有一個五個星期大的孩子，卻身無分文，我們將

前面的道路交給主便開始打包所有的東西，我們相信 神會很快回應我們的禱告。

有一些機會出現，然而我們心中不很平安，因此我們繼續禱告並等候，不到兩週我們的禱告奇妙地被應允了，我們應赴一個似乎完全符合我們需要、能力與期待的職位。

有好幾年我為一家宗教雜誌舉辦的年度寫作競賽擔任評審，將近有一千篇的文章談論到「在急難中 神的幫助」這個主題，雖然所舉的例子各不相同，但卻都強調一個中心信息：禱告會作工。

然而我們不需要尋求一些奇異的事來作為禱告蒙垂聽的證明，我們可以在無數的小事中來經歷，祂幫助我們記住遺忘了的事，祂幫助我們原諒那冒犯我們的仇敵，祂幫助我們完成那艱困的工作，祂幫助我們發現在我們生活中祂每天的旨意。

禱告引導我們靠近 神的心懷，在那兒我們的前途與順序變得更清晰，禱告除去了內在的力量和自信，卻帶來平安與喜樂。

有時 神的回應是否定，有時是肯定，有時我們立刻就得著答案，有時卻遲延，然而有一件事我們可以確定的，那就是當我們在信心裏祈求， 神將以最好的答案來回應我們，祂總是以祂無限的愛、智慧和能力來回應我們的呼求。

曾經有一次我在雜誌上看見一個小廣告鼓勵讀者將禱告的需要寄往某個地址，在詢問之後我發現它是由一位住在老人公寓的八十六歲老先生所刊登的，他在收到這些禱告請求單後就放入一個紙箱內，每個星期六晚上他便聚集公寓裏的其他一些老人，一同為箱子裏數百張請求單上的需要禱告。

這老人在他大半的年歲中已得著對禱告能力的信心，他對禱告有著極大的熱衷並且可以說出一長串禱告蒙垂聽的見證，有一位教會的領袖曾如此提到他：「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對禱告的提倡作得最多的一位。」

禱告是這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它是使教會前進的輪子，是開啟 神祝福的鑰匙。

禱告是無可取代的

耶穌說我們「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路十八：1），在一次大試煉中祂說：「總要做醒禱告」（可十四：38），保羅說：「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做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弗六：18），並要「不住的禱告」（帖前五：17）。

在一次於華盛頓特區舉行的總統祈禱早餐會中，有一位牧師以下面的禱詞開始他的禱告，「主全能的 神，請幫助我們來禱告」，雖然禱告能帶來許多好處，我們仍需要被告誡要不住地祈禱。也許是因著禱告需費上心力而使我們裹足不作，也許是因為明白真實的禱告需要我們親身參與於回應之中，不論原因為何，沒有任何方式可以取代禱告——沒有捷徑可選的。

若我們順服主的命令進入「衣櫥」裏並且祈禱，我們將發現我們的天父「那在暗中察看的，必報答我們」（太六：6）。禱告是會作工的。

5、從錫安直到地極 歌登·賈德納 (Gordon P. Gardiner)

第二十九章 錫安信心家庭：幫助年輕傳道人

一九二三年秋天，新近寡居的艾琳娜·賈德納 (Eleanor P. Gardiner)，帶著她八歲的兒子歌登 (Gordon)，來住在信心家庭裡。賈德納太太是陶威博士教會忠實會友，因為她曾從嚴重的痔瘡得著醫治。後來，她在波士頓郊區教會中，有很活躍又成功的服事；幾年之後，神清楚帶領她前往芝加哥。她在那裡開始接觸五旬節運動，並遇見從俄亥俄州哥倫布 (Columbus, Ohio) 來的衛斯理·麥蘭 (D. Wesley Myland) 牧師夫婦。他們很欣賞她的才幹，遂邀她加入他們在哥倫布的服事。後來當麥蘭先生在印第安那州的平田 (Plainfield) 開設了基比亞聖經學校 (Gibeah Bible School) 時，她也跟他們同工，協助學校事工。然後她嫁給李察·賈德納 (Richard H. Gardiner)。當學校遷到芝加哥去時，就是使用賈德納家所提供的房子。這所學校關閉之後，他們夫婦遷到愛荷華州的彭內 (Boone)，之後有四年之久，直到賈德納先生去世，他們在彭內聖經學院服事。

神的時候到了，賈德納太太來到信心家庭，她深邃的靈命及擔任聖經教師的才能被認定，成為信心家庭的傳道人之一。

一九二三年感恩節晚上聚會中，歌登深深地為罪悔悟。聚會中有人獨唱一首馬康伯 (Macomber) 寫的《基督再臨》(Christ Is Coming，頌讚詩選七十二首)，然後有一段方言信息及繙出來的話，聖靈藉此將他帶進對罪的悔悟中。歌登是那麼憂傷，以致毫無胃口，也無法上學。這不是小孩的想像，也不是被大人激發的情緒表現，而是真實意識到他曾犯過的罪。很幸運的，他的母親以及傳道人們，都沒有嘗試「輕輕忽忽地醫治」他的罪，他們很有智慧地完全將他交在聖靈手中，讓聖靈自己來作工。最後，當他承認他的罪，並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之後，平安進入他心中。

這對母子都很享受住在信心家庭的生活，歌登因著所有傳道人都對他的一般生活，以及屬靈福祉，表現出濃厚興趣，而深深受影響。

過了兩年，賈德納太太及歌登必須離開錫安城，前往麻塞諸塞州去照顧她年長的母親；但他們跟信心家庭的關係仍親密地維持著，因為那四年中他們常通信，信心家庭的傳道人也不時去訪問他們。歌登發現這些傳道人的生命與經歷，都非常令人著迷、使人受感動，所以從很早他就開始盡他所能的，收集跟他們有關的一切資料。這許多資料也是聖經教訓最好的活例證，特別是在神聖醫治這個領域上，所以它們都很能叫人得造就。

最後歌登終於能於一九二九年夏天，回到錫安城拜訪他們。羅炳森師母被主所用，對歌登說了一些話，將影響他的一生及事奉。主藉智慧言語告訴他，他非常需要去活出聖經，又嚴肅地警告他，未來一年他將落在背道退後的危險中，除非他和他母親都熱切地尋求主。

同一個夏天 (一九二九年)，歌登在信心家庭遇見吳愛恩 (Edwin Waldvogel)，他們兩人將成為終身的朋友和同工。前一個夏天，吳愛恩參加了一個在某一個信心家庭

客廳舉行的男孩聚會，帶領的人是個熱心的孩童工作者，艾蒂絲·查威克（Edith Chadwick）小姐。那天她的主題是「你的名字記在羔羊的生命冊上嗎？」為了清楚表明她的觀點，她帶來一本空白的書，要所有清楚自己重生得救的男孩，到前面來將自己的名字寫在其上。這本書代表生命冊。面對這樣的抉擇，吳愛恩認真地思考，並意識到他尚未得救，所以他沒有上前去寫下他的名字。查威克小姐將書閣起來，結束了聚會。但對吳愛恩而言，這件事並未過去，神光照人的聖靈繼續對付他。

那時吳愛恩與他姑姑蘿絲（Rose）同住，接下去那個禮拜，藉著他的姑姑，吳愛恩被引到主面前，並充滿了救恩之樂。查威克小姐本來無意在短時間內，再重覆她前一個禮拜天所作的；但當她聽說吳愛恩得救的消息後，她覺得她應該在下一個禮拜天再作同樣的事。那天，吳愛恩很有把握地走到前面，在冊子上寫下他的名字！

這之後不久，吳愛恩一家搬到錫安城，將信心家庭當作他們的家與教會。某一次主日學進行中，主日學校長安娜·舒艾特（Anna M. Schuette）報告說，放學之後將有一個禱告會，所有想要領受聖靈的浸的人都可以參加。吳愛恩已經對這經歷有渴慕，所以一聽報告就決心參加。那天下午主沒有叫他失望，他榮耀地被聖靈充滿。

經過一段時間後，吳愛恩靈浸的榮光逐漸消褪，他覺得他生活的方式並不常討神喜悅，結果他變得沮喪灰心。有一天他在聚會前正跪著禱告時，史蒂拉·雷格（Stella Leggett）走過他身邊，在他身旁停了一會兒，對他說：「讀以賽亞書十二章。」他照所吩咐的去做，救恩的喜樂遂恢復在他身上。

另有一次，吳愛恩正被他那年紀所認為，基督徒生活的複雜性所困擾。當他坐在聚會中，被他那十三歲的思想所纏繞時，一位傳道人，就是撒拉·布魯克師母走進聚會中，一直走到能面對面看見坐在角落中的這個年輕人的地方，然後她說：「主帶我到這個聚會中，要給聚會中某位正為著道路受困擾的人一個信息；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祂是道路，跟隨祂吧！」釋放了這些簡單的話之後，布魯克師母離開那個聚會；但吳愛恩知道這些話是給他的，正回答了他的問題。

不久之後，羅炳森師母邀請吳愛恩跟他的兄弟華特（Walter），在一個星期天下午去訪問她。在那次訪問中，羅炳森師母跟他們提到不少聖經的重要性，他們應該愛聖經、尊重聖經、研讀聖經，也傳講聖經；但最重要的，他們必須為著自己得教導而熟悉聖經。這些話伴隨著神聖的膏抹，整個房間也充滿了主大能的同在，以致雖然談話中間完全沒有提到像耶穌這件事，但吳愛恩發現他不自覺地全心呼求著：「耶穌，我要像你！」有不少人也都曾因著與這位神的僕人在一起，而領受了類似的呼求。

數年之後，在另一次訪問中，這次是他叔叔吳漢斯（Hans R. Waldvogel），當時是紐約布魯克林立巨屋五旬節教會的牧師。主藉著羅炳森師母給出這樣的建議：「吳愛恩要幫助他的叔叔。」這句話成為日後吳愛恩的導引，他明白他從神所得的呼召，乃是要在任何方面協助他叔叔的事工，無論大或小，只要是他能做的。他在日後也確實這樣行了。

單就事奉而言，吳愛恩特別在各種帳棚聚會中，成為他叔叔極有價值的助手。吳漢斯牧師先是在美國本土舉行帳棚聚會，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又在德國舉行帳棚聚會。許多人在那些聚會中得救、得醫治、被聖靈充滿。當吳愛恩的父親去世之

後，吳愛恩成為立巨屋五旬節教會的助理牧師。很顯然的，若不是吳愛恩的協助，吳漢斯牧師絕不可能有那麼成功、那麼影響深遠的職事。

那其間，歌登·賈德納也正走在主為他安排的道路中。一九三〇年，歌登的外婆去世了，他和母親回到錫安城，住在信心家庭。其後六年，歌登在信心家庭傳道同工紮實的教導中成長。

一九三七年，歌登成為立巨屋五旬節教會的同工；一九四二年與同在信心家庭受訓練的凱洛琳·霍夫蘭德（Caroline Hofflander）結婚。

有幾年賈德納夫婦參與立巨屋五旬節教會短期夏令營的服事，地點是租用紐約喬治湖的營地。神賜福這些服事，但顯然若這項事工要更有果效，就需要一個更大、能長久使用的營地。一九四六年，主清楚地預備了一個理想的地方，位於原來營地以西數哩處的白蘭湖畔，三十五英畝大，上頭有建築物，隨時可以開始使用，後來被命名為天路客營地（Pilgrim Camp）。這表示以後可以整個夏天都有營會，有大人的，還有小孩的。教會揀選賈德納夫婦來主持這項事工。藉著這項事工，歌登·賈德納與吳愛恩，以及兩人的妻子都成為親密的同工。從夏令營地啟用後，許多人，包括大人與小孩，都來過這裡；許多人在此得救、得醫治、受聖靈的浸，並被帶入更深與主同行的基督徒生活中。

一九五一年，吳漢斯牧師覺得主要教會發行一份月刊《生命之糧》（Bread of Life），賈德納夫婦擔任編輯。這份期刊發行至美國許多地方，在海外也有訂戶。其中許多文章曾被譯成不同語言，刊在一些海外期刊上，其中包括 *Sieg des Kreuzes*，那是一份每個月發行二萬五千份至全世界的德文月刊，其上的文章經常取自《生命之糧》。

《生命之糧》的文章，經常選取錫安信心家庭羅炳森師母的著作，還有不少一系列的傳記，特別是那些五旬節運動的傳道人與宣教士的傳記。這些傳記中，有許多材料是從未被發行過的。

一九六九年，立巨屋五旬節教會的創立者及牧師，離世去得他永遠的賞賜；吳愛恩成為教會的主任牧師，歌登·賈德納擔任其助理牧師。這之後，除了教會牧養事工外，主賜給吳愛恩弟兄一些普世性大會的服事，又使用他所收集，許多他的叔叔吳漢斯英文與德文講道錄音帶，成為許多人的祝福。

這樣，這兩位其基督徒經驗與事奉訓練，都源自錫安信心家庭，又跟信心家庭維持個人交通的歌登·賈德納，以及吳愛恩，在主的事工上同心事奉，幫助使神的國度擴展至地極。